

蒙兀兒史記

結一宦主人自題

書

卷之三

不忽木列傳第九十六

蒙古兒史記卷第一百十四

武進屠 寄篋

不忽木其先世爲康里部大人。康里卽漢康居遺種也。車而有康居。魏書無康居而有高車。其種一也。但言漢高車則不詞。康里西音如康喀里。

祖海藍伯

命名之義。爲野鴨。

事客列亦部長

土罕王罕亾師所部西走

走入裏海東北本部族也。

成吉思使人招之。答曰昔與君

比肩而事王罕。今王罕旣亾。欲爲復讎。則君乃天命。欲改事君。則

不忍背故主。遂去。莫知所終。父燕眞其第十子也。

妣拔庵所撰。康里舊國文貞公神道碑以爲元子。

方六歲爲成吉思所獲。賜賜拖雷妃莎兒合

黑

塔泥撫養之。稍長善

爲弓衣。性恭謹。侍忽必烈汗潛邸。配以高麗女金氏。名長姬。蒙格

汗將伐宋。命忽必烈汗居守燕眞曰。大王威名日盛。主上所忌。今

乘輿遠駕。王獨安居可乎。忽必烈汗悟。請從征。蒙格汗說。命帥所

部趨鄂。而自將入蜀。改命阿里不哥留守和林。蒙格汗晏駕台州

阿里不哥謀自立。燕眞時以藩邸怯辭長

所謂衛率也。

統畱部。微覺之。乃

奉察必可敦及眞金太子徙帳。南牧灤水之陽龍岡之地。

其時未建上都。忽

康居舊傳作高車。按漢書無高

必烈汗卽位未及大用而卒。及忽木貴推恩贈太傅河南行省
左丞相追封晉國公。謚忠獻。不忽木幼穎異。眉目如畫。給事東宮。
年十二進止詳雅。已如成人。師事贊善王恂。恂從皇太子撫軍稱
海詔。不忽木入國學受業於祭酒許衡。日誦千餘言。衡授徒勤。非
旬休不至家。以弟子職教諸生。令直日應門謝客。至不忽木。則持
書終日坐門不移。否則擁篲灑埽。褰簾操杖。出必乘馬。前導無馬。
徒從循循安之。其敬愛衡。猶孝子之事親也。衡深器之。謂其必大
用於世。名之曰時用。字之曰用臣。忽必烈汗嘗命國學諸生獻所
習字。不忽木時年十六。書貞觀政要數十事以進。汗知其意寓規
諷。嘉歎久之。至元十三年。宋平。時大都雖有國學之名。而學宮未
建。生徒未廣。不忽木與同舍生堅童句禿忽魯等疏陳前代學制。

其詞曰。古之王者。建國君民。裁學爲先。唐虞三代。兩漢尚矣。魏道武起自朔方。既定中原。增置生員三千。儒學以興。誠知所急務也。臣等今復取平南之君。建置學校。者爲陛下。陳之晉武平吳。始建國子學。隋文滅陳。俾國子寺不隸太常。唐高滅梁。詔諸郡縣及鄉邑置學。及至太宗。數幸國學。增築學舍。至于二百間。國學太學四門學。亦增員生。其書算別置博士。乃至高句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國酋長。皆遣子弟入學。國學之內。至八千餘人。高宗因之。遂令國子監領六學。一曰國子學。二曰太學。三曰四門學。四曰律學。五曰書學。六曰算學。各置生徒。有差。皆承高祖之意也。然

晉之平吳得戶五十二萬而已。隋之滅陳得郡縣五百而已。唐之滅梁得戶六十餘萬而已。其崇重學校已如此。況我堂堂大朝奄有江嶺之地。計亡宋之戶不下千萬。此陛下神功前古未有。非晉隋唐所敢比也。然學校之政尚未全舉。臣竊惜之。臣等向被聖恩俾習儒學。欽惟聖意。豈不以諸色人仕宦者常多。蒙兀人常少。而欲臣等曉識國情。以任陛下之使令乎。然以學制未定。朋從數少。譬猶責嘉禾於數苗。求良驥於同駒。恐不易得也。爲今之計。欲人才眾多。通習漢法。必如古昔偏立學校然後可。若曰未暇。宜且於大都弘開國學。擇蒙兀人年十五以下十歲以上質美者百人。百官子弟及凡民子弟俊秀者百人。俾廩給有定制。選德業醇備足爲師表者充司業博士助教。爲之講解經傳。授以脩齊治平之道。其下復立數科。如小學律書算之類。每科設教授各以本業訓導。或一藝通然後改授。或一日之間更次爲之。俾國子學官總領其事。常加點勘。務要俱通。仍以義理爲主。有餘力聽學文字。日月歲時隨其利鈍。程其勤惰。分上下舍而升降賞罰之。假日則聽習射。自非假日無故不令出學。數年之後。上舍生學成。由學官保舉。蒙兀人若何品級諸色人。若何仕進。其未成者。且令補習。俟可以從政。然後保舉。使依例入仕。其終不可教者。三年聽令出學。凡學政因革。生員增減。不時聞奏。則學無啟政。而天下之材皆觀感興起。乃偏立郡縣學。求所以化民成俗。無不可者。云云。

汗覽而善之。其後創立國子學。頗采其說。

十四年除利用少監。明年出爲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副使。時脫虎脫爲怯里馬赤。

卽至大閒尙書右丞相爲八達汗所誅者

奉旨送西

僧如真定作佛事。篋所過驛吏幾死。按察使不敢問。不忽木受驛吏狀。下僧獄。脫虎脫欲出之。辭氣悍甚。不忽木怒。去其帽。庭詰之。脫虎脫逃歸以聞。汗曰。不忽木素剛正。必爾輩犯法故也。已而燕南憲司奏至。汗曰。吾固知之。十九年陞按察使。睜州守吏盜官錢。特命不忽木越境按之。歸報稱旨。賜白金千兩。鈔五千貫。

年召參議中書省事。時盧世榮黃緣桑哥干進揚言若能用已可使國賦十倍於舊。汗以問不忽木。對曰：「自來聚斂之臣如桑弘羊、宇文融之徒，操術以蠱時君，當時莫不謂之忠。及其辜稔惡著，國與民俱困，雖悔無及。願毋納其說。」汗弗聽，竟拜世榮中書右丞。不忽木遂辭參議不就。不半載，世榮果以辜誅。汗謂不忽木曰：「我殊媿卿。除吏部尚書。時方籍阿合馬產，其奴張散札兒等當死。謬言阿合馬家貲隱寄者多，若盡得之，大濟國用。於是鈎考逮繫。延及無辜，京師騷動。汗頗疑之。命丞相安童集六部長貳官議其事。不忽木曰：『是奴爲阿合馬爪牙，死有餘辜。』彼爲此言，冀苟延歲月，微幸不死耳。可受其誑，嫁禍善良耶？急誅之，則怨謗自息。」安童以其言入奏。汗悟，命不忽木鞫之。具得情實，散札兒伏誅。盡釋連逮者。二十三年，改工部尚書，尋調刑部。河東按察使阿哈馬賄權貴，貸官錢私放羊羔息。至期，抑部民破產償之。事覺，累遣使往按，皆不伏。不忽木往，得其奸贓百餘事。會大同饑，不忽木便宜發倉粟振

之。阿哈馬所善幸臣劾不忽木擅私軍儲。又鍛鍊阿哈馬獄。使之誣服。汗曰。使行發粟振飢。一時權宜。奚。皇命逮阿哈馬至京。覆讞之。竟伏誅。土土哈求以欽察人被俘爲奴者入軍籍。隸其本衛。而多取編民中書遣僉省王遇覈之。釐正什六七。土土哈奏遇抗詔專擅。汗怒。欲斬遇。不忽木諫曰。遇以詔放欽察之人。奴爲兵。未聞以編民也。萬一它衛皆倣此例。戶口耗矣。遇忠可旌。而反獲罪。它日誰爲陛下盡職乎。汗意解。遇乃免。二十四年。桑哥憤中書誅盧世榮。乃奏復立尙書省。盡統六曹事。誣殺參政楊居寬。郭佑。不忽木力爭。雖不能得。然桑哥深忌之。謂其妻曰。它日籍我家者必此人也。使西域賈胡僞爲訟冤者。賂不忽木珠一篋。弗受。桑哥計不行。乃以退食不坐曹理事。欲加之辜。不忽木知之。遂乞病假。車駕還自上都。其弟野禮審班侍輦。汗曰。汝兄某日假滿度。當來迎。已而果至。汗見其臞甚。問祿幾何。左右以滿病假者例。不給對。汗念其貧命。仍給之。二十七年起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

時桑哥蠭國日甚。二十八年春，汗畋於柳林，速古兒赤徹里及野禮審班乘閒發其臯狀。不忽木方奉使燕南，汗亟召詢之，具以實對。汗始沒意誅桑哥，罷尙書省，復以六部隸中書，欲相不忽木，固辭。汗曰：朕過聽桑哥，致天下不安，悔之無及。朕識卿童幼，使卿就學，正備今日之用，何讓爲？對曰：朝廷勳舊，齒爵居臣右者正多。今不次用臣，慮無以服眾。汗曰：然則孰可？對曰：太子詹事完澤可。時汗春秋高，皇孫鐵穆耳將兵北方，位號未定。不忽木謂相東宮舊臣，可以杜姦人覬覦。汗默然良久，歎息言曰：卿慮及此，社稷之福也。據趙孟頫康里公神道碑，按位號未定一語，足證玉昔帖木兒傳儲闈符璽有歸，爲藉端附會掩飾，攘奪晉王大統之詞。乃拜完澤尙書右丞相，不忽木平章政事，尙書省罷，改中書平章政事。不忽木議革桑哥秕政，召用舊臣爲桑哥所貶斥者，尤重文學知名之士，使更相汲引。布列臺省，桑哥之黨納速刺丁、滅里、王巨濟等既伏誅，汗以忻都善理財，欲貸其死，不忽木爭之一。日中凡七奏，卒正其臯。自餘隨材擢用，無間人情翕服。上都畱守未八，刺沙言改按察置廉

訪司不便。講罷之。并摭河東憲副贊。畢以動上聽。汗責中丞崔或。
或謝病。不知不忽木斥或面欺。因極論改置廉訪司之故。且云縱使河東憲副受賄。畢止其身。與天下憲司何與。而欲盡罷之。汗意乃釋。王師前征交趾。一再失利。至是復謀大舉。不忽木諫曰。島夷孤遠。臨以天威。寧不震懼。獸窮則鬪。勢使之然。今日燭襲位。若遣一介之使。諭以禍福。彼必聽命。如或不悛。加兵未晚。汗從之。已而日燭果遣使詣闕。謝畢。補貢前六載方物。汗曰。卿一言之効也。以其半賜之。不忽木固辭。唯受沈香假山。象牙鎮紙。水晶筆格數事而已。或勸征流求。亦諫止之。平章麥朮督丁請復立尙書省專領戶工刑三部。不忽木廷詰之曰。阿合馬桑哥身戮家敗。前鑒不違。汝奈何又欲效之。麥朮督丁慚沮。或又言京師蒙兀人。宜與漢人間處。以示制防者。不忽木曰。此姦人欲罔市利。借忠言以熒上聽。百。乃圖城坊蒙兀貴人第宅。與民居犬牙相錯之狀。以進。又有請加江南包銀者。不忽木曰。江南屢畝而稅。又輸酒醋課。及它鄉里。

門條即所謂門攤

水馬驛遞民間負擔已重若復增包銀其何以堪事皆

寢塔刺海求徵理錢穀逋縣省臣請入止之不忽朮曰無庸急之

則上必疑有所回護不如聽其所爲彼將自敗未旬月塔刺海果

以賄誅或譖完澤徇私汗以詢不忽朮對曰完澤與臣等同侍臯

中書設有私曲豈得專行臣等雖愚陋然備位宰相人有短之上

前者宜使面質明示責降若內畜疑猜非馭下之正軌也言者果

屈汗使人批其頰而斥出之是日嚴寒解所御貂裘賜不忽朮汗

每稱平章賽典赤伯顏之能不忽朮問故曰彼於蒙格汗時常陰

資朕財用卿父所知卿時未生誠不知也不忽朮曰是所謂爲人

臣懷二心者今有人以內府財物私結親王陛下以爲何如汗急

揮手曰止朕失言三十年十月有星孛於帝坐本紀是月庚寅彗星入紫微垣抵斗魁光甚長尺許凡一月有餘乃滅卽此

汗憂之夜坐齋宮召勳貴大臣問以塞天變之道眾退不

忽朮獨畱奏言陛下天之子也父母怒人子不敢疾怨唯起敬起孝而已故易震之象曰君子以恐懼脩省詩曰敬天之怒傳曰遇

災而懼。三代聖王克謹天戒，鮮不有終。漢文之世，同日山崩者二十有九。日食地震，頻歲有之。文帝能戒慎，天亦悔禍，海內乂安。此前代之龜鑑也。臣願陛下法之。因誦文帝二年日食求言詔。汗悚然曰：此言深合朕意，可復誦之。遂詳論赦款，至四鼓乃罷。明日徹御膳賜之。是冬，汗有疾，不豫。本紀三十一年春正月壬子朔始書帝不豫者爲免朝賀書也。實則是冬已有疾。故事非故

事

御史大夫月魯那顏八字接

蒙兀勳舊不得入卧內。特敕忽木侍醫藥。明年正月汗疾大漸。與太傅伯顏同受遺詔。留禁中。舊傳太傅伯顏上誤衍御史大夫月魯那顏八字接玉昔帖木兒本傳云三十年成宗以皇孫撫軍北邊而南宗室諸王畢會上都據此則御史大夫月魯那顏未受忽必烈汗顧命可知

丞相完澤至

不得入。伺伯顏出，問之曰：我年位俱在，不忽木上國有大事而

預，何也？伯顏歎息曰：使丞相有不忽木識慮，吾輩何至勞苦如是。

完澤不懌。入東宮，言於故皇太子妃闊闊眞可敦，可敦召二人問

之。二人舊傳誤作三入今改正伯顏曰：伯顏舊傳誤作作月魯那顏臣等受顧命，若有誤國，甘伏明誅。宗

社事大，非宮中所當預也。可敦聽之，遂定大策。其後發引升祔，請謚南郊諸典禮皆不忽木領之。鐵穆耳汗還自金山，執政皆迎於

上都之北。既卽位。完澤常獨對。不忽木至數日。乃得見汗。詢知之。慰勞良久。每廷議大事。多采其言。河東路獻嘉禾。完澤欲奏以爲瑞。不忽木故詰獻禾者曰。汝部所產盡然耶。對曰。否。祇此數莖耳。曰。若然。則旣無益於民。何足爲瑞。遂罷遣之。西僧作佛事。釋臯囚以祈福。謂之禿魯麻。豪民犯法者。爭賂之以求免。有奴殺主。妻殺夫。僧請被以帝后御服。乘黃犧車。出宮門。釋之。云可得福。不忽木奏言。人倫者。王政之本。風化之基。豈可容其亂法如是。汗責完澤曰。朕戒汝無使不忽木知。今觀其所奏。朕甚媿之。使謂不忽木曰。卿且休矣。朕從卿言。然自是以爲故事。不忽木在中書。遇事持正。人莫能干以私。同僚忌嫉。日深構於完澤。奏出爲陝西行省平章政事。闊闊眞可敦。時已尊爲皇太后。居隆福宮間之。謂鐵穆耳汗曰。不忽木朝廷正人。先帝所付託。豈可出之於外。汗責完澤面欺。命不忽木復入中書議事。不忽木稱疾不出。元貞二年。召對便殿。鐵穆耳汗曰。朕知卿疾之故。卿不能從人。人亦不能從卿。欲以段。

貞代卿何如。對曰：貞實勝臣，乃改拜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重事。辭曰：是職也，本朝唯史天澤嘗居之。臣何敢當？制去重字。大德二年，崔彧卒，特命不忽木行御史中丞事三年，兼領侍儀司事。久之，完澤知爲同寮所誤，對不忽木引咎自責，至於流涕。然其後完澤卒以負累聞，不忽木在御史臺以整飭風紀自任，推擇士人有令望者，置之監察御史及各道廉訪司。患吏不讀書，令通一經，一史者試補爲政務存大體。按職官犯贓，不施笞責，子不得證父，妻不得證夫，奴不得許主，皆比附經義，改正當時涼法。人稱其平恕焉。海山汗以皇姪出鎮北邊，百官郊餞。皇姪欲與不忽木易騎。示欲結爲

安答：辭不取第獻所乘馬。

事在三年
秋冬間

皇姪至軍後，遣使還，賜以名鷹。

忽木體羸多病，四年遭隆福太后之喪，戚平日知遇，哭臨過哀病，遂劇。鐵穆耳汗使其弟薩里都偕尙醫視之，不效。遂卒。年四十有六。忽木少孤貧，性至孝。躬自爨汲，妻織紝以養母。奉使還，則母已卒。一慟幾絕。生平被服儒素，不尚華飾。祿賜有餘，散之親舊，明

於知人哈刺哈孫答刺罕。卽其所薦也。終身服膺許衡之學。先務躬行。而後文藝居則簡默。及至大廷論事。陳義忼愾。知無不言。每侍忽必烈汗燕閒。陳說古今治要。汗危坐聽之忘倦。曰。曩與許仲平論治道。仲平不及卿遠甚。豈仲平有隱於朕耶。抑汝智過於師耶。不忽木皇恐謝曰。先師見理甚明。臣所聞知。何足跂其萬一。第先師起布衣。君臣分嚴。進對有時。言不克究。臣賴先臣餘寵。陛下撫臣兄弟。如家人兒子。朝夕左右。陛下又幸聽芻蕘之言。故所懷得盡耳。忽必烈汗又嘗語之曰。太祖有言。人主理天下。如右手持物。必左手承之。乃固卿實朕之左手也。一日拊髀歎曰。恨天生卿太晚。何不前三十年。及吾未衰而用之。已而謂侍臣曰。吾子孫之福也。臨殂以白璧遺之。曰。它日持此見朕。及不忽木卒。其家以璧殉葬云。至大中。贈純誠佐理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公。諡文貞。妥懽帖睦爾汗時。加贈太師。進封東平王。子二曰回回。曰巒巒。回回字子淵。以大臣子直宿衛。除集賢學士。以

年幼辭太德初用薦者言授朝列大夫太常少卿轉太卿進階嘉
議寺改院爲太常院使海山汗卽位以潛邸舊臣奉使稱旨時海
盜梗漕運廷議設康里衛鎮海口擬以回回爲萬戶回回曰弭盜
在用人不必設衛分屯虛糜奉餉議遂寢至大初調大司農卿會
御史臺議選廷臣出使諸道回回入侍汗問之對曰中臺表也諸
道景也表正則景正陛下宜慎選正人以長中臺次用剛毅有爲
者以使諸道則有司知畏法矣汗曰卿言得之卽日除回回江南
江北道肅政廉訪使有婦人以殺夫繫獄回回疑其枉復讞之乃
仇家所殺婦冤立雪已而爲同列貪墨者所忌乞病歸未幾同列
以贓敗皇慶初起拜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御史大夫鐵古迭兒
怙權自尊鐵古迭兒太德末中臺御史大夫封鄆國公至大三年出爲陝西行臺御史大夫見
武宗紀其調南臺應在皇慶延祐間本紀生載此處或作鐵木迭兒按鐵木迭兒從
未歷中外臺御史大夫職定誤凡議事中丞以下皆侍立莫敢相可否回回獨坐與之
言事有不直必據法折之鐵古迭兒銜之比其還朝凡達汗問以
行臺臣賢否遂乘機以不法事誣回回汗怒唾其面出之遣中使

賜回回上尊改淮西北道肅政廉訪使有從事以受賊被逮累
鞫不服回同一訊吐實曰吾向者不卽服以諸使與我無大相違
冀遷延幸免耳公至尙何言遂伏其辜再改河北河南道廉訪使
行省丞相也先鐵木兒所爲多不法太尉納麟時爲郎中每格不
下丞相怒欲去之回同察其賢抗疏舉任風憲後歷三臺爲名臣
駙馬平章家奴強市人物此駙馬平章舊傳諱其名似囊加歹尙宗室女回同按之無稍貸碩德
人刺汗嗣位丞相拜住首薦爲戶部尙書尋拜南臺侍御史召入
參議中書省事汗憤前相鐵木迭兒舞法未及加誅而死詔法司
追戮其尸回同奏曰斯人元惡寸磔莫贖但春初發育之時不宜
戮一遺骸干天地之和氣汗稱善乃止司徒劉夔以妄獻田地冒
支官錢事見英宗舊紀汗怒欲賜之死回同議臯準枉法論不至死拜住以
其議入奏汗弗聽竟賜夔死而怒猶未已欲究建議者旣而知出
自回同乃釋不問回同入謝汗曰朕雖不用卿言知卿無私也汗
命中書選拔人才拜住使百寮各舉所知有以中使子爲言者回

回曰。君不見左愬楊復光事乎。上重惜名器。君乃進此輩。何也。拜
住叱其人出之。高麗王叡與其從弟瀋王嵩不睦。互相讒譖。汗欲
廢其國爲郡縣。回謂拜住曰。高麗自世祖以來。世爲舅甥之國。
宜使二王改過自新。不從。然後擇其宗室之賢者立之。拜住偕以
入奏。弗聽。叩頭力爭。始寢其事。會日食。汗問故。對曰。今徵賦苛急。
勞師邊塞。時用兵西番參卜郎無辜殺楊朵兒只蕭拜住皆足以致天變。唯陛下察之。回性峭直。遇事持正。敢言無所顧忌。拜住深敬之。謂人
曰。吾以非才致位宰相。每慚見子淵。拜住退朝。執政皆送至私第。
回曰。是詔也。獨不往。拜住益賢之。碩德八刺汗遇弑也。孫鐵木
兒汗卽位。客魯連河密。詔討捕南陂逆賊鐵失等。回夜至中書
與大臣定計。昧爽各就其家執之。無脫者。泰定初。贊廷議奏減海
運糧以紓東南民力。拜太子詹事丞。進階中奉大夫。疏言太子國
家之本。宜擇正人如贊善王恂。諭德劉因者爲輔導。從之。後以病
免。起爲山東東西道廉訪使。未上。改拜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同